

#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作品选

主编 宋寅展 苏成全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编 委：**

马家骏      王忠祥      仝茂莱

宋寅展      苏成全      莫自佳

(以姓氏笔画为序)

鄂新登字11号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作品选**

宋寅展 苏成全 主编

•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昌桂子山)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武汉市汉桥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125 字数269千字

1990年6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2次印刷

印数：10501—20600

ISBN 7-5622-0470-5/I·49

定价：4.90元

## 前 言

这本作品选，共编选了西方现当代文学中十八位重要作家的代表作。这十八位作家是尼克索、布莱希特、阿拉贡、茨威格、德莱塞、海明威、莫里亚克、伯尔、格林、艾略特、卡夫卡、乔伊斯、萨特、加缪、贝克特、尤涅斯库、葛利叶、海勒。他们分别代表了二十世纪西方无产阶级文学、资产阶级传统文学、现代主义文学的成就和特点。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二十世纪西方文学》，这本《二十世纪西方文学作品选》既可与前一本书配套使用，又有相对的独立性。本书的编选原则是：一、只选《二十世纪西方文学》一书中设专节介绍的作家的作品。二、根据少而精的原则，每个作家只选一部代表作品的重要片断，个别作家的短篇小说全文选载。三、节选作品的前面都附有简短的作家介绍、作品提要、节选分部的简要说明，帮助读者理解选文。四、尽量选用国内目前最好、最新的译本。

这本作品选，可以作为我国全日制大专院校、电视大学、业余大学、函授大学、自修大学等各类高校学生学习外国文学课程的参考书，也可供外国文学业余爱好者阅读。

本书由华中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六位长期从事外国文学教学与科研的教授和副教授编选，由宋寅展、苏成全任主编。具体分工如下：尼克索、葛利叶、海勒由全茂莱编选，阿拉贡由王忠祥编选，布莱希特、卡夫卡、萨特、加缪、贝克特、尤涅斯库由宋寅展编选，茨威格、德莱塞、海明威由苏成全编选，莫里亚克、伯尔、格林由马家骏编选，艾略特、乔伊斯由冀自佳编选。

本书编选过程中，得到了华中师大成人教育学院、陕西师大成人教育学院、曲阜师大函授部和华中师大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本书的编选时间仓促，又限于编者的水平，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1989年8月

## 目 录

- 蒂特：人的女儿（节选）…[丹麦]马丁 安德逊·尼克索（1）  
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节选）  
…………… [德]贝托尔特·布莱希特（14）  
共产党人（节选）…………… [法]路易·阿拉贡（33）
- 象棋的故事（节选）…………… [奥地利]斯蒂芬·茨威格（49）  
美国的悲剧（节选）…………… [美]西奥多 德莱塞（64）  
老人与海（节选）…………… [美]厄纳斯特·海明威（76）  
蝮蛇结（节选）…………… [法]弗朗索瓦 莫里亚克（90）  
以一个妇女为中心的群象（节选）… [西德]亨利希·伯尔（111）  
人性的因素（节选）…………… [英]格雷厄姆·格林（128）
- 荒原（节选）…………… [英]托·斯·艾略特（153）  
变形记…………… [奥地利]弗朗茨·卡夫卡（172）  
尤利西斯（节选）…………… [英]詹姆斯·乔伊斯（218）  
死无葬身之地（节选）…………… [法]让-保尔·萨特（252）  
局外人（节选）…………… [法]阿尔贝·加缪（265）  
等待戈多（节选）…………… [法]萨缪尔·贝克特（279）  
椅子（节选）…………… [法]欧仁·尤涅斯库（302）  
象皮（节选）…………… [法]阿兰·罗伯-葛利叶（325）  
第二十二条军规（节选）…………… [美]约瑟夫·海勒（338）

## 蒂特：人的女儿（节选）

尼克索 著

马丁·安德逊·尼克索（1869—1954）是丹麦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人，享有“丹麦的高尔基”之称。他出身工人家庭，十四岁就走向人间，当过雇工，做过皮匠、泥瓦匠。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他发表了大量的小说、诗歌、戏剧、政论、特写和回忆录。

《蒂特：人的女儿》是尼克索的代表作“无产阶级运动的史诗”的三部曲的第二部。作品主人公蒂特是索丽尼和沙田农庄主少爷的私生女。索丽尼生下蒂特后，就只身一人外出谋生了，后来跟一个名叫拉斯·彼得的换破烂的男子结了婚。蒂特最先依靠外祖父索仑·曼和外祖母玛莲生活，后来由继父拉斯·彼得收养。生母索丽尼因贪财逼死外祖母玛莲，尚在狱中服刑。因此，年幼的蒂特在自己还需要母爱滋润的时候，就在家里成了担负起照应弟妹妹的“小母亲”了。成年后，她在山地田庄帮佣时，因同情懦弱受欺的庄主儿子凯尔而常与他接触，以致失身，被庄主柯仑斥退赶出田庄。孩子生下不久，为了减轻家庭困苦和避开闲言碎语，蒂特决定去哥本哈根谋生。一对缺少子女的中年佃农夫妇收容了她那才两个月的婴儿。这样，蒂特刚过了十七岁生日就只身来到京城。开始她因奶水充足，被送进一家“保健院”当奶娘。不久，她发现这家“保健院”残无人道，经常把婴儿弄死。于是，她就逃了出去，先后在一些人家做佣人、当使女。后来，她到了一位进步作家的家里做帮佣，懂得了一些道理，受到了一些启发，唤起了她对新生活的热烈向往。离开这里后，一个偶然的机，遇到了漆匠的徒工乔治·韩森，这是一位热情、诚恳的小伙子。他们之间很快就产生了真正的爱情，并组织了一个极为简朴的家庭。在贫民窟定居下来后，他们又收养了一些孤苦无依的老人和孩子。正当蒂特的小乔治快要降临人间时，她的丈夫乔治不慎溺死河中，突如其来的噩耗，使她几乎完全

失去了感觉和思考的能力。后来当凯尔要成为她的丈夫的时候，她的养子彼得在停车场检煤块时被火车碾死了。在这最后的打击之下，长期受贫病折磨的蒂特终于在她仅二十五岁时便离开了人世。

下面节选的是该书的第二十二章《走向星辰》、《一个人死了》。它描写广大工人在莫尔顿领导下为蒂特的养子彼得举行送葬的示威游行；一生行善的蒂特，在与莫尔顿交谈后，终于在送葬工人向国会进军的歌声——社会主义进行曲中走完了苦难的人生历程。

## 第二十二章

### 走向星辰

带着寂寞而无畏的心，  
向那哀愁的深渊下沉；在那里，  
哀怨笼罩着沉重的无名的思绪，  
在那里，空虚的纷扰主宰着一切，  
有如一场预示凶灾的恶梦。  
重新去寻求那永恒的宝座吧！  
不然就走向那更广阔的空间，  
在那里，“未来”正大踏步前进。

这一次蒂特乖乖地吃了药，并且睡了大半夜。她一睁开眼睛，就觉得神智很清醒，而且马上就明白了这一天是给小彼得举行葬礼的日子。她不仅知道这件事——她也很清楚自己就要与世长辞了。而这样，她就可以使她的心灵完全摆脱生活的重担和贫困最后的折磨。她觉得很软弱，但却很轻松；她的肉体上的痛苦和疲惫不再折磨着她，而她的心灵也进入了一种超脱的境界，和喜乐哀愁完全无关了。不论是彼得的死，或是凯尔对她的焦虑，一切对她都无关重要，她和生活的战斗已经结束了。

上午的时候，人们都拿着花圈和鲜花来了。他们都是这一带的住户；都是一些贫苦人家，直到最后一刻才凑出这笔买花的钱来。花圈都堆在蒂特住屋的墙角里，她很喜欢看着它们。后来，渐渐地连桌子上和椅子上都摆满了，真是好大的一堆——除此之外，还有些已经直接送到维斯特墓地的教堂里去了。马车夫奥森出了个主意，向他的主人借了一匹马，中饭后就把这些花圈一下子都运走了。要同凯尔谈话的人络绎不绝，有打旗子的人，还有一些其他的人。不仅是失业工人，甚至于各个工会也决定了参加葬礼，将小彼得送到墓地。看来全城都会把工作停下来。这孩子将要享有一场王子般的隆重的葬仪了。

蒂特让人们把几个枕头垫在背后，她好靠在床上坐起来，她要亲眼看见葬仪行列的行进。凯尔时常跑进来看她，可是不一会儿又得跑出去——他很忙。老瑞斯慕森也很忙——这样也好，那末他们就会忘记蒂特的景况了。从厨房里不时传来咖啡的香气，因为每一个来客都被招待吃些点心。

正当她坐在那儿留神地听着的时候，她的病突然又发作起来了；她感到呼吸艰难，简直就要窒息了；凯尔急忙进来给她吃了药。有两三分钟的时间，她躺在那里，用她那失神的眼睛，怔怔地瞪着天花板，发作过后，她就睡着了。他轻轻地把她身后的枕头抽开，让她平卧下去，然后，他坐在她身边，痛苦地瞧着她那憔悴的面容。他心里在想：这一次他会失去她吗？除了小彼得之外，难道连她也保不住么？这样的忧虑在他的脸上刻下了日益加深的皱纹。

有人走了进来，他轻轻走进了另一个房间。那人是莫尔顿。

“我是特意来警告你，”他说，“这次可能是最大的一次葬礼，说不定是全城空前最大的一次。要是我们控制不住，出了什么事情可怎么办？”他面色显得很苍白。

“你要对大家讲话吗？”凯尔问。

“是的，我预备跟大家说几句话。噢，要是我能畅所欲言，



把我心里要说的话都说出来那有多好！瞧吧，全城都沸腾起来了——社团，报纸，个人都为这孩子发表了种种冠冕堂皇的议论——虽然害死他的凶手正是他们。如果我们敢于让这股清洗大地的洪流泛滥开来，那有多好啊！那么！至少有一个小烈士不能说是白白地牺牲了。”

“是的，”凯尔轻声地说——“我不应该反对这样做。我认为一个人也不该去改变上帝的裁判。”

“是的，但是我们这样做却是以卵击石——我们甚至于还没有把工会团体争取到我们这一边来。你不要忘记了，失业已经使人们头脑失常——再加上彼得不幸的遭遇，现在正是一触即发的形势，人们很容易不顾一切地行动起来。政府和警察局也早已预料到这一切，因此已经采取了措施。他们本想禁止这次大送葬，后来又决定不管了。现在他们居然决定在这个时候来讨论安排失业人员的条例——就在今天下午。我不知道是他们神经紧张呢，还是故意向我们挑衅，不过，全城军警都戒备起来了。我想他们已经预料到群众从公墓出来以后，会到国会前面去游行示威。你看我们能阻止得了吗？”

“我不敢说，”凯尔忧郁地说，“我的妻子不行了——看样子她捱不过今天。彼得的意外对她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那你就应该留在家里，一切事情让我们来想办法安排吧”，莫尔顿说着，同情地伸出他的手。“对于一个做母亲的人，这实在是一个残酷的打击。只要这个小家伙的命运能够彻底使我们觉醒，而且让那些人有所畏惧，那么，无论如何，给这残酷的制度折磨死的这千万个小生命中间的一个，也就不能说是白白地牺牲了。”

“现在一切都要变了——不幸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门口那儿有人大声说着。

“进来，安奇，”凯尔说。“这是我的一位同志——他自信他要去拯救无产阶级。我们这种穷困的境况，已经把他折磨得不

成人样了。”凯尔转脸朝着莫尔顿难过地说。

“是啊，所以他们才以为我是疯子呢，”安奇一边进餐一边说。“可是，就让他们把我当作疯子吧！”他的眼睛看了一眼凯尔，又看了看莫尔顿，眼珠象钟摆一样地荡来荡去。

“你当然是个疯子啦，”莫尔顿用充满了慈爱的眼光望着他说。“可怜的小蚂蚁竟想推翻这个社会制度的基石，这可不是发疯吗？可是中国万里长城的第一块砖头，就是给这些小蚂蚁弄碎的。象我们这些渺小而卑微的、穿着紧身衣<sup>①</sup>的穷汉，高呼着要拥抱全人类，这可不是妄想吗？你明白，我们‘的确’是疯了——所以未来才是属于我们的！让我们握手吧，同志！”

“你也这样想吗？”这个疯汉说，他的两眼闪着光，一面同他握手。“我可以说几句话吗？我要向你道贺，因为你能见到这一切。别人都在嘲笑我，讨厌我。可是现在你跟我在一起了——那么我们就是三个人了。蒂特死后会向众人的灵魂为我们呼吁，而你将在人间引导我们前进。这也正是你具有写作天才的缘故吧。”

“不要管旁人怎么说你，”莫尔顿说，“死者的灵魂在另一个世界上为我们呼吁，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念头啊。在这个世界上，很不幸地，这样的呼吁，等于是对聋人、对冷酷的心的说教！”

“不，现在情况变了。——因为现在蒂特就要到另一个世界去，一切也都要变了。”他高兴地瞧着莫尔顿，随后就用他动人的歌喉唱道：

大地将会听到  
天使们咏叹的歌声  
而坟墓也打开了  
以赞歌赞美着永生

<sup>①</sup> 穿着紧身衣：意指疯人。

“我可以在墓地那儿说几句话吗？”他突然问道。

“恐怕没有时间了，”莫尔顿说——“不过你还是在那儿唱你的赞歌吧，听到它，对我们大家有很大的好处。要是我们能把它印出来就好了。”莫尔顿说着，看了看他的表。

“还来得及，”一个掌旗的人说，“还有四个钟头呢，我到印刷所去安排一下好吗？”

“好吧，谢谢你。”莫尔顿说。

蒂特无力地敲着墙，凯尔走了进去。

“我的妻子想当面向你致意，莫尔顿！”他在门口说。莫尔顿走了进去；那个疯人也紧跟在后面。

蒂特仰卧在床上，下颚微微向上翘着，她的面容凹陷，脸上已经现出了死亡的迹象。她朝椅子那儿轻轻地地点一点头，莫尔顿坐了下来。接着为了能够看见他，她转过头来。她的呼吸急促而且吃力。

“您是莫尔顿，”她艰难地小声说，“我早就知道您。可是我从来也没有时间来读一读您的作品；可是您曾经使许多人感到了快乐。人家说您把我们描写得那末美丽。您自己确实相信您为我们所写的一切吗？”

这突如其来的问题使莫尔顿感到很惊讶；隔了一会儿他才回答说：“在我最清醒的时候，我相信我所写的一切。”

“当一个人穷困的时候，他就不得不接触那么多肮脏和丑恶的东西。在这种情形下，他还能保持灵魂的善良和纯洁么？”

“在大多数时间，这也许很困难，你知道——贫穷是一种该诅咒的祸害呀。虽然如此，我却宁愿和那些被压迫者站在一起，决不去作一个压迫者。”

“是的，被压迫者才应该得到分数，”安奇插嘴说——“每做一件好事就得到一分，蒂特得了很多分！她耗尽了心血，所以她也就不活不下去了！”

“我要找我的孩子去，”她吃力地说，“您看我能遇到他吗？”

莫尔顿点点头。

“我过去没有好好地照顾他，可是现在——”这时她的病又发作了，凯尔不得不请他们先走开。他扶起她来，把她抱在怀里。这是最厉害的一次发作，她脸色发青，眼睛也鼓了出来。幸好杜柏医生正来看她，他给她打了针，她才安静下来。事过之后，凯尔的额头渗满了汗珠。

“我要出去把葬礼的事情安排一下，”他小声说——“可是我不敢把她丢给那个老婆婆。你有工夫能陪她一会儿吗？”杜柏一边点点头，一边从衣袋里掏出一本书来。

凯尔和莫尔顿一道出去了。那时正是中午，路上各处都是回家的工人。看样子参加这次葬礼的人非常多，许多商店和私人住宅都悬旗表示哀悼。

“无论如何，这总表示着一种可贵的同情。”凯尔感动地说。

“是的，不然也许是惧怕的表示——也许两者都有，谁晓得呢？人心是具有强烈爆发性的东西。不过无论是同情还是惧怕，那条小生命总还是能挽救过来好。非要跨过孩子的尸体才产生的同情，实在太残酷了。”

“告诉我，莫尔顿，”凯尔迟疑地说——“你相信死后还有灵魂吗？还是你这样说说只是为了宽慰自己呢？”

“我相信，那些为美好生活而斗争的人死后将会永生。”莫尔顿回答说，“不过决不是那群脑满肠肥的家伙——那些大肚皮——他们根本没有灵魂，凯尔！当然我相信这一点，你也相信这一点——一切面向将来的人都会相信这一点。真诚的生活是不能没有信仰的；至于那些注定要灭亡的人，才根本谈不到什么信仰，他所需要的不过是为自己的——套打算而已。”

“可是人们总是在临终的时候，才开始接受了信仰。”

“那不是信仰——那只是一种例行公式罢了。我们所说的信仰是一种永恒的希望，是对还没有到来的事物坚定不移的信念；

这样说来，‘信仰’的含义不正是穷人对未来的憧憬吗？”

“那末说你也相信基督么？”凯尔屏着气，急切地等待着回答。

“我相信那个把铜臭冲天的犹太赶出庙堂的基督——不是相信那个鼓励我们把另一边脸颊也送上去让人家打的基督。当他们已经具有了真正崇高的理想，究竟基督是神赐的呢，或是一个女人生的，究竟是实有其人呢，或者只是出于我们的想象，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信仰的是反抗者基督，有着善良心地的基督！头脑是一切的主宰——先进的思想才能决定一切；把那颗仁爱之心重新扶上宝座，正是我们的责任。当人们挣扎向前的时候，那脆弱的、为人漠视的心灵，竟常常成为人们的牵累。具有善良的心，竟被认为是羞耻，甚至于比驼背更加不幸，善良的心竟给它的主人带来了难以忍受的折磨。当我们一旦把这种情况改变了以后，具有仁爱之心就将是一种最大的幸福了。现在我们应当承认这句老话：‘心灵乏匮的人要求主降福，聪明狡黠之徒一定要向仁爱的良心低头！’”莫尔顿说到这里就住口了。

“你想想他们有多聪明吧，”过了一会他又接着说，“他们能告诉我们宇宙的星群包括哪些星座，就连太阳，他们都能准确地给它称分量。可是要他们把面包称给饥饿的人，那可就办不到了。基督，穷人的伙伴，他却能这样做。他的心为所有饥渴的人们而开，所以饥渴的人们直到今天还在追随着他。你怀疑上帝的心吗，凯尔？哪里有面包分给穷人，哪里就有上帝的心。”

“那么蒂特是具有上帝的心了，”凯尔说。“由于她决不能眼见着贫困的人而不加以援助，因此她为了我们这些人而耗尽了自已的心血。你能在今天的演说里提到她吗？”

“我正在这样想呢——她死后要为我们的幸福而呼吁！这是多末美丽的念头哪！我们一定要去争取人们灵魂的觉醒，一旦灵魂燃烧起来，它将永远也不熄灭！”

蒂特在她临终的痛苦中，躺在床上。凯尔独自陪着她，他让老瑞斯慕森参加葬礼去了——她是那么急切地想去看看他们给予小彼得的荣誉。

蒂特的病发作得越来越频繁了；在两次发作中间，她是神志不清的。每一次发作，凯尔都把她扶起来，好让她呼吸畅快一些。她可知道他在陪着她吗？她知道一双同情她的手在帮助她、一颗爱她的心在为她流血吗？在她临终的痛苦中，她显出了极其孤寂的神色；从她的表情里，一点也看不出来她知道他在身边。她躺在他的怀里瞪着眼睛望着他——可是却看不见人。亲眼看着一个人，一个自己最心爱的人在她弥留的时候痛苦地挣扎着，可是却不能减轻她一丝痛苦，甚至于不能够让她知道他在她身边陪伴她，这真是太难堪了，简直是使人难堪得受不了。

她又平静下来了，躺在那儿沉重地呼吸着——人仍然是昏迷不醒的。“是的，是的，来啦，来——来——”她说——“好啦；好啦。”她的心里一定是有一件什么事情在烦扰着她，折磨着她。“是啊，是啊，我来啦！”她不耐烦地喃喃地说。

凯尔用手抚着她的前额。“好吧，亲爱的，”他抚慰着她。说。“你什么事也不用管了，一点也不用了。一切都由我们来做吧。”蒂特张开了眼睛看着他，这一次她认出他来了。

“你为什么哭啊？”她无动于衷地问道。

凯尔摇摇头说：“一切都是这样地毫无意义啊！”

“什么毫无意义啊？”

“唉！一切都毫无意义！”他低头伏在她的被子上说。

“可是你总不能要我永远不离开你呀；别人也都得——”接着她说起谵语来了：“好，好，我来啦！”

“我亲爱的孩子，”凯尔焦虑不安地说，他两手抱着她那翻来翻去的头，“千万静一静吧，亲爱的，亲爱的蒂特！”

“静一静！”她说。“是啊。可是总是有人在喊我。再这样下去，我真烦了。”

另一次的发作又开始了——这一次非常厉害。凯尔觉得这一次延长了好几个钟头。每一次的发作都越来越严重。

阁楼那边有个孩在哭着，哭声在寂静里传来，更使人觉得凄厉。每一声啼哭都使蒂特的全身更加剧烈地抽搐着。

凯尔悄悄地走过去把通向阁楼的门关上。

“那个孩子该换尿布了，”蒂特突然大声清楚地说，“他的妈妈一定不在家。可是不去帮助他了！我不能起来去帮助他了！”

不，不——她当然不能去帮助他了！凯尔摇着头在苦笑，他脸上在抽搐。“蒂特，”他颤声地说——“你还记得一个怕黑的小姑娘吗？尽管她那么怕黑，可是她还在半夜里起身去给猫儿喂牛奶，你还记得——”他的声音哽咽了；他把头埋在被上——大声地抽泣起来。

在蒂特垂死的面容上，现出一种苦痛的表情来，她那觉醒了记忆骤然又出现在她的脸上了，她紧紧地抓着他的头发——她心里想，他不应该哭啊；她的身体轻轻地动了一动，她推开棉被，把他紧紧抱住，让他的头偎在她的胸前。她想跟他说两句母亲般的抚慰的话。可是她的话却变成了喉咙里一阵咯咯的响声。她全身一震，好象她那受尽折磨的心要痛苦地跳出来——然后就爆裂开一样。凯尔恐怖地全身一抖，随后他就明白了。他脸色苍白，眼中已经没有了泪水，接着他就把她的双手交叉地摆在她的胸前。

远处响起了歌声——是社会主义进行曲。一种奇异的巨大的声音象暴风骤雨般地鸣响在街道上；这声音逐渐地变成了一阵怒吼，一阵无尽无休的雷鸣一般的脚步声。这是一个千万人的送葬的行列。在他们去国会的途中，路过蒂特居住的那条街——来向这个捡煤核小孩的母亲致以慰问之意。他们唱着一支新歌，凯尔听得到那个疯人同志的歌喉压倒众人地唱着：

“阿发萨，张开吧！”

当那神圣的赞歌奔驰而来，  
聋了的耳朵猛然惊醒，  
沉默的嘴唇发出了呼声。

如震撼一切的雷鸣，  
他所有的感官听到了回声  
有如众人突然张口歌唱，  
有如嘹亮的号角齐鸣。

“阿发萨，张开吧！”  
在希望已经死灭了的心里，  
上帝催促的声音  
使信仰的种子复活发青；  
突破了悲哀的监牢  
我被蒙蔽的耳朵听见了欢乐，  
我那颤抖的嘴唇，也  
唱出了赞美和欢欣的歌。

“阿发萨，张开吧！”  
大地已经复苏了，  
在春风轻声的合唱里  
在摇醒了的树枝上  
在轻柔的细雨里，  
它告诉你严冬已经过去。  
灿烂的太阳也在呼唤，  
“阿发萨，醒来吧，大地！”

“阿发萨，张开吧！”  
你是一句光辉的箴言



一句神奇的话语！  
当那世界末日的喇叭  
掠过墓园，声如雷鸣  
大地将会听到  
天使们咏叹的歌声  
而坟墓也打开了，  
以赞歌赞美着永生。

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大街上雷鸣般的脚步声继续震荡着。可是凯尔坐在那里的时间却更要长一些，他一直把双手夹在两膝中间向黑暗和寂静里凝望。

可是接着他就站了起来——这时老瑞斯慕森正走上了楼梯，由于外面发生的大事，她的心里已经充满了激动的情绪。

## 一个人死了

在天上亿万颗星星，同样——就我们所知——在地上也有亿万生命。两者的数目恰好是一样。人们几乎会认为那句古话是很对的——每一个人都是根据他自己的星宿而生下来的。在全世界上千百个名贵的天文台里，在平原上，或是高山上，天才的科学家们正在校正着那些最精密的仪器，观察着天空。他们观察，拍照，在他们全部的生命里只有一个观念：就是为着发现一颗新的星星而使他们自己名垂不朽。天空中回旋的星球有亿万颗之多，而他正要去发现一颗新的星体。

每一秒钟都有人死去，一点火光熄灭之后，就再不能复明了。一颗星星或许曾经发射出非凡的美的光辉，无论如何，她都曾经有着人们前所未见的她自己的独特的光系。一个人降生在世上，他所给予人们的，不管是天才或是善行，一旦他离开了人间，他那血肉之躯所创造出来的奇迹，也就不复存在了。任何人